

国文教育经典

杜国庠 著

怎样写论文辩文

杜国庠

国文教育经典

杜国庠 著

怎样写论辩文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怎样写论辩文 / 杜国庠著.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8.7

(国文教育经典)

ISBN 978-7-5638-2787-9

I. ①怎… II. ①杜… III. ①议论文—写作—中学—教学参考
资料 IV. ①G634.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60001号

怎样写论辩文

杜国庠 著

Zenyang Xie Lunbianwen

责任编辑 季云和

书籍设计 张弥迪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 (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 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 (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s.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字 数 269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38-2787-9/G·412

定 价 39.00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001
第一章 论辩文的本质和组织	011
第一节 什么叫文章	011
第二节 文章的分类	015
第三节 论辩文的本质	033
第四节 论辩文的组织	043
第二章 写论辩文的准备	054
第一节 怎样地建立命题	056
第二节 怎样搜集材料	074
第三节 怎样编定纲要	092
第三章 论辩文的写法	111
第一节 怎样写绪论	113

第二节	怎样写正文（其一）	138
第三节	怎样写正文（其二）	173
第四节	怎样写结论	191
第四章	论辩文与逻辑	212
第一节	形式逻辑的发展及其缺点	213
第二节	辩证逻辑	233
第五章	论辩文的文学的侧面	255
第一节	關於用语和语汇	258
第二节	论辩文的文学的侧面	282

绪论

论辩文作法有必要吗？

论辩文作法有必要吗？这个问题，一般地说，就是文章作法有没有必要？

中国向来的文人多认为“文无定法”，只有“神而明之”。他们告诉后学的，大抵是“熟读千赋自能赋”“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些话头。

这种见解表面看来，好像是主张学作文不需要“文章作法”似的；其实它的骨子里却在暗暗地承认：那些既成的文章中，包含有所谓“文成法立”的“理法”在。因为向来“求学”，只是读些经史之类的东西，科目既少，时间又充裕，可以让人们缓缓地去暗中摸索；摸索到了，没有能明白地说出来，说不定还有“鸳鸯绣

出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君”这个自私的念头在作祟。纵然说了出来，大抵也是一些不着边际的抽象的语句，永远不会使人明了——这是文法学和修辞学的知识太幼稚，限制了他们。

然而事实上，古人在这方面也曾有过许多企图，留下了不少的成绩。例如：说诗的所谓“四始六义”，就可说是作法的萌芽；整部的著作如《文心雕龙》《读书作文谱》之类，就很可观；其他散见於笔记、书简中的谈论文章的文字，搜集起来，分量一定不少；前清桐城派的所谓“义法”，甚至严格得流於烦琐了。

對於主张文章须有理法这种倾向，拈出“性灵”二字来掊击它的，也不是近来才有。明公安派的三袁早就表示得最显著了。同派的谭友夏在《诗归序》中说：

法不前定，以笔之所至为法；趣不强括，以诣所安为趣；词不准古，以情所迫为词。

这几句话，最能够代表当时性灵派的主张。近人林语堂先生也极力提倡性灵，他在《旧文法之推翻与新文

法之建设》中说过：

这个根本思想，常要把一切属于纪律范围桎梏性灵的东西毁弃无遗，处处应用起来，都发生莫大影响，与传统思想冲突。其在文字，可以推翻一切文章作法骗人的老调；其在修辞，可以整个否认其存在；其在诗文，可以危及诗律体裁的束缚；其在伦理，可以推翻一切形式上的假道德，整个否认其“伦理的”意义。因为文章、美术的美恶，都要凭其各个表现的能力而定。凡能表现作者意义的都是“好”是“善”，反是都是“坏”是“恶”。去表现成功，无所谓“美”；去表现失败，无所谓“丑”。即使哑聋，能以其神情达意，也自成为一种表现，也自能为一种美学的动作。

——见章衣萍《修辞学讲话》所引

林先生是主张打倒一切烦琐的文法与修辞学的。他认为“性灵之摧残与文学之枯干”有必然的关系，所以主张解放“性灵”，使它无限发展，在“会心之顷”“冲

口而出”才是好文章；因而有“文章孕育”论。然而，林先生的所谓“文章、美术的美恶，都要凭其各个表现的能力而定”，所谓“文章孕育”论，以及《论语录体之用》（见《论语》杂志）等的主张，其实还是一种作文方法论，不过不同於烦琐的作文方法论罢了。

性灵派的主张固然不能说没有片面的真理，但是这种议论，和“神而明之”的说法相隔并没有多远。这种方法对於某些文体是没有用的。例如：复杂的说明文和论辩文，就不是单靠“会心之顷”“冲口而出”所能够办到的。而且对於初学写作的人——尤其是自修的人，并没有什么帮助。所以，章衣萍生在引用了林先生那段文章之后，就说：“可是叫我们看来，文章如何做得好，本是一种‘拈花微笑’的境界，可是要为了普度众生起见，‘说法’也有时有用。”凡曾经和许多青年接触过的人，都觉得文章作法之类的书是必要的。夏丏尊先生甚至於这样说：“近来在这方面虽已渐渐有人注意，新出版的书也有了好几种，只是适合於中等学校作教科书用的，仍不易得；而为应教学的需要，实在又不能久待，所以参考他国现行關於这一类的书籍，编

成这本书以救急。”（见夏丏尊：《文章作法绪论》，
点^①是编者加的）学校有教员在指导，还是这么需要，
自修的人更不消说的了。

文章作法不但有必要，它还有许多用途。

文章作法的用途

第一，文章作法可以做初学的人练习写作的指南针。一个人想要说话，自然因为心中先有了一种要发表的意思。但要说得好，使人们听后明白、感动，绝不是仅有意思就办得到。一个可以写成文章的意思，普通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把它表现出来。哪一点应该先说，哪一点应该后说，什么地方应该着重，什么地方可以放松，都有一种可以遵循的规矩。什么意思应该采用什么文体，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在那些写作经验丰富的人，自然能够不须深思，只要意思有了，就能够“意到笔随”地达到“文成法立”的地步。初学的人，就做不到

① 点，即本简体字版所标的着重号。后同。——编者注。

了。他必须先知道怎样去搜集材料，怎样去布置篇局，然后能够适当地表现他的意思。

第二，文章作法可以帮助思维的发展。人类的思维，常是靠仗语言——写出来就是文字——的帮助而使它渐渐致密起来的。拉发格曾经说过：

在实际上，最抽象的头脑，不用字、不自言自语於内心，也就不能思维。纵使其用字、自言自语不像小孩子口头上那样喃喃不已，然而却有许多成年人喃喃自语地说他所思维的东西。语言在智识的发展上，占了一个很大的位置。

——见王特夫《论理学体系》八三至八四页所引

初学写作的人，在日常生活或读书中间，忽然得到了一种意思，即到了那所谓“会心之顷”的时候，它并不能够就成为纲举目张的有组织的思想。如果他预先懂得做文布局的法则，他就可以利用文字把它写下来，逐层分析，排列配置，使他最初所感触到的思绪扩大深化起来，不至让它“昙花一现”，转眼消灭。就是写成文

章，也不至只表现它的轮廓要点。这是初学写作的人所时常经验到的。

第三，文章作法可以养成阅读文章的眼光。初学的人，读一名作，往往只觉得它好，而不知道它的所以好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不懂分析文章的方法和规范。文章作法既然是教人怎样去命意，怎样去搜集材料，怎样分段落，怎样去布置篇局，那么，初学的人，只要翻转过来利用它去解剖既成的作品，就可以懂得文章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写”“读”交益，思想一定会日益丰富，眼光一定会日益锐利，等到自己动笔写作的时候，自然再不会感到文思枯涩，无从生发了。

第四，文章作法可以养成逻辑地思维的习惯。从来学习逻辑的人，往往感到逻辑的烦琐乏味引不起兴趣。这一半是由於形式逻辑本身的死板烦琐；一半也是由於教学的时候，只知教授一些呆板的格式定则，举例也往往是一些刻板的东西，很少把它应用到活生生的事物上去。文章作法——尤其是论辩文作法，讲到逻辑，就是教人怎样地去分析事物，怎样地去展开思维，怎样地建立自己的命题，怎样地推翻他人的见解，一句话说，就

是教人怎样地运用逻辑。由於运用逻辑的必要，使人更切实地理解逻辑本身的原理、原则，不知不觉之中，就改变了人们对於逻辑的观念，养成逻辑地思维的习惯。

第五，文章作法可以帮助演讲、辩论的进步，翻倒过来也能帮助写作的进步。因为正规的演讲、辩论，必须预先编制纲要的。这种纲要编制的程序和方法，和论辩文纲要的编制没有多大差别。懂得论辩文作法的人去学习演讲、辩论，就可以“事半功倍”；并且，在演讲、辩论中所习得的语言技术，也可以促进文章的进步。曹聚仁先生说得好：

这样看来，白话文的复杂结构不可不保留，而自然的韵律又不可不利用；白话文不当仅为看的作品，仍当注以声律使复活为读的作品，其理甚明。究竟如何下功夫方能达到目的？我想提出一个小小意见：文字与语言是双方并进，互相影响的，我们希望文章有进步，必须希望语言先有进步。诸子之文，大得力於游谈之风；晋魏清谈盛行，乃产生瑰丽的美文；我们要产生活的白话文，必须毁弃宋明

理学家所提倡的沉默寡言的虚伪的美德；孔门有言语之科，一个作家不当伏案头修饰他的词句，应当从街头练习他的舌头。

——《“白话”“文言”新论》，见一九三四年四月六日《申报·自由谈》

所以，我认为文章作法——尤其是论辩文作法，是必要的。因为论辩文是文章中构造最复杂的，不仅包含着一切文章的要素，而且它的基础完全建立在逻辑上面，绝不是“会心之顷”“冲口而出”那样地写得成功的。

本书的要点

我们虽然主张论辩文作法是必要的，但我同时反对把它变成烦琐、死板的规律，像桐城派的“义法”那样的东西。所以，本书首先指出怎样地去分析事物，根据分析的所得去建立命题，反对八股式地离开客观的事物，单在既定的题目里面去兜圈子。第二，指出怎样地根据既定的方针——已经建立的命题，去搜集材料；

反对无目的地只要和题目有关的材料都集拢来，结局不能支配材料，反为材料所支配——尤其反对把立场不同的言论平等地罗列在一起，使文章失掉了它本身的一致性。第三，指出论据必须根据事物及其关系本身的发展，反对单由抽象的命题或由抽象的事物的概念去做推论。第四，指出文字应该富於情感、具体生动，反对在论辩文和美文中间划成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弄得读者恹恹欲睡。

一句话说，本书的要旨注重於怎样地观察事物，怎样地充实思想，怎样地培养感情，即是说从思想、内容上来指示论辩文的写法；至於文法、修辞方面，则让读者自己去阅读那些讨论它们的专书。

以下就按照这样的要点编下去，是成功还是失败，只好留待读者去批评了！

第一章 论辩文的本质和组织

第一节 什么叫文章

几种不同的文章定义

论辩文是文章的一种，因此，要明白什么叫论辩文，就必须先知道什么叫文章。

我们日常说到某人在“做文章”或者在“读文章”的时候，仿佛大家都明白什么叫“文章”，无须再加解说似的。但是，如果你进一步地问：什么叫文章？回答就有各色各样了。人们有时给朋友写信，你问他在做什么，他一定回答说“在写信”，不会回答“在写文章”。然而，我们能够在许多文章选集里面发见许多古今人所写的书信；人们刊印文集的时候，也毫不踌躇地

把写给亲友的书信收了一些进去。古来小说，也有用书信的形式表现事件的变迁和情绪的推移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利查生的《帕美拉》，就是好例。近人孟起先生也用书信的形式写了一本《词和句》的说明“文法”的书。可见常识上的所谓文章，和学术上的所谓文章，意义是两样的。就是学者们心目中的所谓文章，也是各人不同的。桐城派的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就把诗词除外了，小说更不消说；但章炳麟著的《文学总略》，却又簿录算草都算在文章里面：这不是很明显的证据吗？所以，文人学者所给文章下的定义，也就有各色各样的了。现在且就近时出版的作文法之类的书中，引出几个定义来看：

文章是我们用来表现我们的思想、感情和经验的。

——汪倜然：《论辩文作法》，一页

用文字传达思想、情感的制作，就是文章。

——周乐山：《作文法精义》，一页